观山登山越过山

——读胡世宗《山那边的山》有感

□张春雨



品读胡世宗先生的散文《山那边的山》，质朴文字承载通透人生，寻常感悟照见终身求索的精神格局。

文章由儿时望山的纯真心境落笔，借身边战友数十载人生跋涉、笔墨耕耘的真实经历娓娓道来，生动诠释出人生精进的三重境界：观山而知清醒站位，登山而知求索不易，越山而知永不止步。人生从无终极巅峰，事业从来没有封顶，一生热爱、一生攀登、一生向前，正是老战友难能可贵的躬身践行与精神追求。

观山，是心怀高远的清醒自知，是永不自满的胸襟格局。年少登高望远，总看见山外有山、景外有景，那份纯粹的向往，是人一辈子向上进取的初心本源。

文中记叙的贾凤山、杜守林两位军旅作家，与作者胡世宗皆是志同道合、相知相惜的老战友。他们一路走来的人生轨迹，都是“观山有志”鲜活的写照。贾凤山起点平实，却从不满足既有状态，始终心怀远方、仰望高峰；杜守林突破单一领域局限，跨界深耕、多方精进，始终向着更高标准、更远目标探索前行。

登山，是脚踏实地的执着求索，是久久为功的初心坚守。心生向往是初心，躬身攀登是修行。

我与凤山将军同在一个军事机关工作多年，他的奋斗历程令人由衷敬佩。他立足军营熔炉，每个岗位都恪尽职守，凭勤奋拓长路，在军事谋略、兵书研究领域潜心治学、深耕细作，留下诸多厚重扎实的研究成果；在文学道路上，数十年笔耕不辍、日积月累，以朴素文字承载人生哲思、传递正向力量。

他们用亲身经历印证：所有远方的风景，都需要一步一步跋涉抵达；所有人生的进阶，都源于日复一日的坚持笃行。

越山，是迭代自我的终身精进，是永不停歇的人生姿态。人生一程一山峦，每跨过一重阻碍、登顶一座山峰，曾经的高地便化为脚下坦途，新的远方又在眼前徐徐铺展。人生精进、事业求索、文学创作，本就是一场持续归零、持续攀登、持续超越的漫长征途。

这一点，在胡世宗本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他曾在《永不止步——我的成长之路》中回望自己的人生跋涉与笔墨征程，凝练出一生奉行的人生信条：人生不息、奋斗不止、步履不停。纵观他数十年军旅之路、从文之路、人生之路，始终保有不衰减的生活热忱、不消退的创作激情、不停歇的进取姿态。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时光流转，热爱依旧。

回望胡世宗、贾凤山、杜守林三位战友，他们身上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特质：一生向往高山，一生勇于攀登，一生敢于越山。不沉溺过往成绩，不固守已有荣光，始终以空杯心态面对学习、面对工作、面对创作，在不断突破自我中持续成长，在持续精进中奔赴新程。

尤为可贵的是，他们终身奋进、永不止步的人生态度与状态，本质上是以长征精神走好个人人生新长征。他们将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接续奋斗、久久建功的长征底色，化作人生路上的自觉坚守、事业路上的持续精进、创作路上的终身跋涉，以个人笃行诠释新时代的长征担当。

作为战友、同道之人，品读这篇短文，回望他们的人生足迹，更多的是共鸣、是认同，是对标看齐、自我激励。我们与他们同历军营淬炼，同怀军旅初心，更能读懂这份“观山、登山、越山”的人生真谛。

我们当向几位战友看齐，常怀观山之志，始终保持清醒谦逊、心存高远、不骄不躁；常守登山之韧，始终脚踏实地、不畏艰难、久久为功；常持越山之勇，始终突破自我、步履不停、永不止步。始终保持滚烫的生活热爱、饱满的创作激情、坚定的奋进姿态，以恒久初心走好自己的人生长征路。

空山听雨

□邹世昌

林清玄说：心所要的不是足够多，是足够欢喜。要心有欢喜过生活。

我深以为然。就如邻居家灰瓷般皮毛、球形尾巴的小狗，不再朝我吠叫，而是用身子蹭我的腿；就如小区里的香水月季和百叶蔷薇，爬满了花墙，缤纷着芳香；就如这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伴我登山，带给了我久违的清凉。

空山寂静，走走停停。天上的云在波翻浪涌，时而还有金光倾泻而下。朋友说，这是丁达尔效应。真是涨知识了，我不管什么效应，如果让我形容，我可能在朋友圈里先拍一张，然后写上一句“金针破层云，霞彩映青天”之类的句子，记录下这美丽的瞬间。我总觉得平凡日子的善意和温暖，才是生活的本真，才更值得我们珍惜和拥有。

雨点纷纷，时而急时而缓，不浪费每一道风骨与柔情。想起国军说的话：长这么大，我绝不浪费碗里的每一粒米。

国军小学文化，十五岁就外出打工，如今四十出头，手里养着十多辆重卡，一喝酒脸就像红布，小眼睛瞪得贼圆，一瓶啤酒能喝出一瓶白酒的气势。

最好听的小黄鹂，清脆如山泉飞溅、珠玉落盘，配合着雨点的轻吟，树叶摇曳、清风过耳，凉爽的山气盈荡，松树和荆条那混合雨水滋润的香气在鼻腔沸腾，慢慢地充实到眼睛、脑袋、肺腔，充溢的负氧离子令行人心神怡爽，胸怀激荡。

雨点打在伞上，砰砰作响，如伞兵坠地，似天箭临江，打得栗树硕大的叶子上下颤动，打得路旁的小草和牵牛花摇成了拨浪鼓，却掩盖不了暴马丁香逼人的浓香，随着白茫茫的雾在山间浮动，如白衣渡江的伏兵，防不胜防。

登上山之巅，有一寺院寂然而立，有巍巍宝塔，晨钟暮鼓，廊角飞檐。游人不多，三三两两，或坐或立。院内有数百大缸，缸内均养睡莲，灯盏般大小，有红有白，点缀在圆圆的绿叶中间，与翕动往来的小小金鱼相映。我坐在寺院屋檐下，俯视漫野翠微，均在雨丝里青绿盈盈，有的颜色深一些，有的颜色浅一些，在游动的雾龙遮盖下时隐时现。山下有一湖，如镜磨成，蓝宝石般闪亮，是群山的眼。

清风过窗，吱呀声响，一位老僧正在给一盆蝴蝶兰浇水，不急不缓；檐下石桌旁，一对母女正在用汤勺剜西瓜吃，小姑娘穿着黄色的裙子，眼睛如黑葡萄般忽闪着，许是妈妈喂的西瓜块大，腮帮子鼓胀如蛙，而她却一边嚅动着嘴巴，一边摇动石桌旁的竹子。还有一位老翁，手拿一小锉，坐于一凉亭中，正在打磨一木质拐杖的手柄部分，问其磨的是啥？答曰“四不像”。但见头如马，眼如狮，尖牙上下各两颗。

雨滴如丝，形成雨帘，雾气氤氲间，耳畔除了雨点打在石阶上，溅起水花四散。还能听到风吹塔铃的悠长叹息声，一下又一下，仿佛穿越亿万斯年；还能听到僧侣的诵经声，深郁而洪亮，虔诚而专注。置身于空山新雨之中，任风声雨声铃声诵经声，交汇成天籁之音，我感觉心跳变慢，思维暂停，灵魂停驻，梦游似幻，沉浸其中，忘记了自我。

浮生日嚣，逐利而奔，实为不智。其实每一个人都喜欢放下繁杂，徒步登高，空山听雨，吃份素斋，温养灵魂，回归那份宁静与淡然，回归那份纯真与欢喜。

步步起清风，山山聆落雨，如此，岂不善矣！

十月叙事（外一首）

□林佳琦

在公园，几个小孩子
正在为一个辩题较劲：
树叶落下以后，树还是树
那为什么蛹蜕皮之后
就要称为蝴蝶了呢？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只见：

一个季节正从枝头退去
鸟群看透世俗
站在老杨树梢
用方言商讨一些重要议题
包括生存、爱恨与荒诞

风在几枚叶子的空隙中穿行
以欲走还休的欢愉呼唤月亮
我有高度近视
趁着月色皎洁
打来一桶水
看月亮在水中跳舞——
像姥姥患白内障之后
身体摇摇晃晃的样子

不错，无论是鸟群、大树或是人
站在这样的季节里
都会看见，那些夏天时被掩盖的东西

一枚落叶的使命

叶子的勤劳，只有树知道
在春天出生后就开始工作
边呼吸，边光合

有些叶子没有预料到
秋天后，它就会失业
落在地上
腐烂后进入泥土

明年春天
树根从这里经过
有缘分的，那些走失的叶子
能认出自己的树

另外一些叶子，众声喧哗
经过秋天的肃杀后
改变了看待世界的方式
把自己埋进爱里
慢慢地，爱上了狗尾草、牵牛花
并以欢欣爱上这个世界

秋天的月亮

□吉尚泉

一轮秋天的月亮，属于大海
也属于，山麓里的故乡

海风拂去肩头的纤尘，山风
带来红高粱的余香

一声呼唤，游子举头仰望
船帆升起
月光才是易碎的回响

目送南归的雁阵，一场劳动
贯穿红透的夕阳
只有月光，在静静流淌

一切，都井然有序
一切，都是期待的模样：秋天的月亮
无论千里万里，甚至远走他乡
都给我收获的喜悦和无尽的希望